





審查代表中取消舊幹部等二十人

### 着重討論貧僱農如何掌握領導

(河曲縣)三區川底巡鎮、夏營等四個行政村，於十一月底在巡鎮召開農民代表會議，審定各戶代表，並討論貧佃農如何掌握鄉及門爭權問題。到會男女代表一百四十八名，舉了四鄉。三區下樓泉行政村推派十二名貧佃農亦到會旁聽。審查夏營等村代表提出，曲峪代表王富書是中農幹部(村指導員)，自四三年參加工作後，佔領地很多便宜，會包庇他弟弟躲兵，藏在國家，管理合作社賬目不清，「今天不能再讓上他回去便宜，舊幹部們底沒打掃清，就又要出頭來，要讓誰取政提意見！」一致通過取消他的代表資格。可是曲峪有些代表認為他純粹，不同意取消，後來經過爭論，曲峪代表也接受了，他們說：「得了！咱咱也能幹，照貧佃農意見辦事，衆人團結起來那怕蛋！」夏營農村大塄塄代表呂二榮是農會副秘書，他報過糧工，但老子手上是地主，地主模子未斷，夏營村代表報告他歷史上，大家認為他是破產地主(編者按：呂二榮的老子是地主，他剛墾過工，詳細情況來稿未寫清楚，如果只單單因為他老子是地主就給他訂成破產地主是值得研究的。)根本不夠代表資格，當即取消。夏營代表代表苗改樹，娘家婆家都是中農，本人不正派，巡鎮代表說：「他有作風，不能領導婦女。」其他村代表說：「她是個富裕中農，毛病是小事，成份是大事，這是兩風(成份與作風)不合適，土地改革是貧佃農領導中農，把她壓上，成了富裕中

比自己親人還親

(新華社綏蒙十四日電)井坪鎮貧農熱烈擁護前鎮下來的傷病員。本月二號，該鎮接到通知後，貧苦農民當即召開大會，佈置住宿看護，勸員担架，並發動了慰勞。當場自發響應的有八十餘家，共集起三十餘萬元，買成梨菜、乾貨、紙烟等物品，少先除將轉解私分的獎金四萬五千元，買成慰勞品外，並分工看護傷員，按門逐戶都按點空當，傷員一到，就有二人帶路交給分配定的人管理，打開水、爐灰盆、燒炕、飯米麵、買東西、請醫生等。有的一連五六天不歇息看護重傷號。貧農張井和吩咐他的孩子張九小說：「對傷員就像服侍當家人一樣才好，他們是保護咱受了傷的。」有一個重傷號連水也不管喝，他耐心地用勺羹起子喂水喂食，照顧一夜零半天，臨走已能說話了。貧農農婦女給傷病員趕縫被子，六個組婦女，只用了一天一夜功夫就完成。因此許多傷員到了醫院，還念念不忘說：沒受到絲毫困難，老鄉像抬護自己兒子一樣，我們渡別的，只有大氣消滅匪軍，以表謝意。(重接)

扣押村公所一把子壞蛋

由農委會副主席王保大代理村長

(岢嵐風)燕家村行政村，於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二日連開三日貧農團大會，並扣押了村公所一把子煙蛋，把村政權掌握在貧佃農手裏。村長賈有良(富裕中農)在今年土地改革中包庇程家地地主馬銀銀與元二黑(兀妻與他同族)，要求將家產拿出一半，他說「這不是分家業」，結果留下好地，只拿出幾不吃的壞地給了窮人，其餘全歸他家。村公所派員調查，查出該村有兩戶富農，性畜未動，今年還給地主伸補地兩畝。他當合作社經理，三年中貪污白洋五十元，頂身股又分白洋一百四十六元，去年以村公明名義，強逼七個自然村羣衆給他代額夜審十九畝，打穀十一石全私分了，他並假舉衆一百三十個人工給自己種地，此外還替他砍柴榮三千斤。書記田茂茂(富農)替地主馬悅明(妾哥)寄藏包

因原的底澈不爭鬥  
純不部內震僱貧是

地主富農爪牙被趕出貧小農一組

子營所屬大裕、吳裕兩自然村貧農團濶組織，把地主富農爪牙書木匠、劉元小、張二格、梁莊虎、鄧八萬清洗出貧農小組。大家在研究鬥爭地主富農爲甚不澈底的原因時，揭露出他們公開庇護地主，破壞聚衆鬥爭的事實。魯木匠在鬥地土劉三且時，會向村農會臨時委員說：「我們羣衆（？）都認爲三且太澈底了就開放了吧！」劉元小和地主爪牙營所屬大裕、吳裕二叔、梁大長等爲中農。對工作員說：「吳裕沒那些地主富農，大長莊沒有割鬍人，是個富裕中農！」實際大長莊僱人、娶驢子、養羊甚多都幹總工。他並養二奴隸，藏兩個大包私兵。大家除撤動民兵班長外，仍改定爲中農。經過清洗整頓，羣衆現正準備再次澈底鬥爭地主。（邢堅）

呂梁被服廠全體工人  
把破爛子褲統統  
洗淨交還

達交軍事法庭審判

呂榮一、呂榮二、呂榮三、呂榮四、呂榮五、呂榮六、呂榮七、呂榮八、呂榮九、呂榮十、呂榮十一、呂榮十二、呂榮十三、呂榮十四、呂榮十五、呂榮十六、呂榮十七、呂榮十八、呂榮十九、呂榮二十、呂榮二十一、呂榮二十二、呂榮二十三、呂榮二十四、呂榮二十五、呂榮二十六、呂榮二十七、呂榮二十八、呂榮二十九、呂榮三十、呂榮三十一、呂榮三十二、呂榮三十三、呂榮三十四、呂榮三十五、呂榮三十六、呂榮三十七、呂榮三十八、呂榮三十九、呂榮四十、呂榮四十一、呂榮四十二、呂榮四十三、呂榮四十四、呂榮四十五、呂榮四十六、呂榮四十七、呂榮四十八、呂榮四十九、呂榮五十、呂榮五十一、呂榮五十二、呂榮五十三、呂榮五十四、呂榮五十五、呂榮五十六、呂榮五十七、呂榮五十八、呂榮五十九、呂榮六十、呂榮六十一、呂榮六十二、呂榮六十三、呂榮六十四、呂榮六十五、呂榮六十六、呂榮六十七、呂榮六十八、呂榮六十九、呂榮七十、呂榮七十一、呂榮七十二、呂榮七十三、呂榮七十四、呂榮七十五、呂榮七十六、呂榮七十七、呂榮七十八、呂榮七十九、呂榮八十、呂榮八十一、呂榮八十二、呂榮八十三、呂榮八十四、呂榮八十五、呂榮八十六、呂榮八十七、呂榮八十八、呂榮八十九、呂榮九十、呂榮九十一、呂榮九十二、呂榮九十三、呂榮九十四、呂榮九十五、呂榮九十六、呂榮九十七、呂榮九十八、呂榮九十九、呂榮一百。

幫助貧僱農

閘紡織運輸

**開紡織運輸**

下意見：首先以紡織爲冬季生產中心。由於過去階級路諸不明確，紡織技術多掌握在富裕中農以上的人的手中，一區今年爲使貧農掌握技術，決定先在最窮而貧農最集中的村莊開展，現在一區差不多每個行政村，都有一個開織布技術較好的貧農織婦女，可聘請她們担任臨時推廣員。第二、廣泛開展跑運輸和組織挑挑小販，並決定由貿易局負責解決貧農的運輸資本。四區孟家嘴八戶貧農農中，挑挑小販不到二十幾天，就賣小柴八石。第三、組織草場，兼放冬牛。今年收成不好，明年草料必感困難，四區老營、

食糧部，對緊冬季生產和節約，提出以

胡金元父子被群眾公審處決

由縣一區，扣押到三專署，胡金元今年六二歲，流氓地痞

男女三百餘人，於本月五日，聯合公審奸霸田僱工和平匪一團匪長范金元、其弟四元及其子挨仲三人，當場鎗斃。胡逆亦偕同解送。移，會經軍憲檢告衆非常不滿。兩組

親自到署對質過該犯自認罪惡，可是當時專署未接受，茲衆將該犯處死的要索，只關了幾年禁錮即行釋放。羣衆非常不滿。兩組

農僱  
計巧

村不蘇，人住

駝拉馬農僱  
主地捉計巧

馬拉駝 土地主

「你！拉駝很沉着說：『噢！我是個破產戶，叫人家算了賬，沒辦法，想到岱岳去鬧點生活。』這些傢伙信以為真，便說：『我們也是逃出來的，你可出去不要說。』當下掏出六千要帶送給拉駝，拉駝想：『不收不好，』就要了。他走在大路上，碰見本村賊氣的陳米鑑，拉駝安頓說：『這密洞有幾個空位，你在這裏給照一下，看他們出來走那一條路，』不出來也好，我回村找人去。』說完跑到村中，正碰

到商會，他大聲喊叫：『你們不要開會了，東山頂有幾個逃出來，快去捉呀！』至村聽見很快跑來五六個人，拿的

內矛去三個，炸藥兩盤，那些傢伙都被震昏了，全數

擄去。隨即搜出快火手榴彈一枚，殺豬刀一把，鐵一

把，

他們是朝縣兌井溝的逃亡地主劉四父子 and 張有等五人。現

已送原籍交縣處理。（續新民）







廢除必需配給制

甲、貨幣改革辦法：自本月十六日起，發行一九四七年新盧布，舊幣統限於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一週內（邊遠地區延至二十九日）兌換成新幣，過期作廢。舊幣與新幣兌換率定為：（一）凡現在市場流通以及人民手中持有之現款，按十比一比率，兌換新幣。（二）存放於儲蓄銀行與國營銀行之存款，凡數在三千盧布以下者，按一比一，數在一萬盧布以下者，除其三千盧布外，餘額以三比二比率兌換新幣，數在一萬盧布以上者，除其十五倍之多，兌換份子乃利用兩種價格間之巨大差異與大量流通之偽鈔，操縱牟利，貽害人民。時至今日，工農業之恢復與農產之豐收，已使蘇聯飽饑饉之虞。但如不清除現時還下之壟斷重貨，將造成人民之過分需求，而促使物價上躍，且能使疲弱財者仍得囤積居奇。因此，必須同時實行貨幣改革，以十足價值之新幣，代替價值低下之舊幣而仍在流通之偽幣。命令並指出：貨幣改革，乃各國在大戰後之

對社會主義充滿自豪

定明年發行之統一復興公債，暫公價定於明年五月三日至八月三日按票面三比一之價格，折換成新公債。在貨幣改革過程中，勞動人民之收入即十二月之工資、軍俸、獎學金、養老金、卹金及津貼等，均不受影響，撥付新幣，按原數發給之。

乙、廢除必需品配給制部份：自本月十六日起，一切食品與日用品，在公開貿易場合下出售，而無需配給券。全國實行由政府統一規定之零售價格，以代替現行之商業價格與配給價格之雙重價格制。按照新統一價格，麵包將較原配給價格減低百分之十二，穀物降低百分之十，較前商業價格減低兩倍半，其他食品如魚肉糖果等，大都維持原配給價格水平。至日用品價格，規定略高於過去配給價格，而紗商商業價格減低三倍半。

命令對實行貨幣改革及取消配給制作極詳盡之解釋，說明在四年艱巨之突圍戰爭時期，蘇聯被國家為維持大量軍隊及發展戰爭工業，而不得不增發紙幣，以應付浩大之開支，結果使貨幣流通量大為增加，人民必需品大

（據塔斯訶莫斯科訊）貨幣改革與今後，全蘇人民洋溢著歡欣、自豪，共產黨積極份子，將於十五日舉行文明政策深談高會，並決議稱：「這一我國人民的心中充滿著對我們強大的而且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福利，隨著蘇聯經濟文化與科學。一塔斯訶記者曾徵詢各業人民對佔軍人烏拉地米爾士校說：「一戰時時佔區，我們也曾常發現法西斯在收買一箱箱假軍布，每一個曾經親眼看過明瞭貨幣改革的必要。」斯大林汽車：「法國與意大利工人階級被迫採取物質情況的某些改善。蘇聯雖然在戰界上任何國家都大，可是在兩年中和我們便可以廢除配給制了，此後每一克賓實到兩倍甚至三倍於以前的貧食與斯大林保證，我們要更努力工作，使威力與日俱增。」名作家高爾巴托氏國家隨貨幣改革而來的，是物價增加和對工人階級的新進政，而蘇聯是正把改得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作它的性，是為奮鬥的目的所需要的。」

通例，仍歸屬之貨幣改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貨幣改革迥然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改革結果必然引起消費品價格之巨大上漲，因而減低勞動人民之實際工資，增加失業人數，使戰爭後果與貨幣革命之主要負擔轉歸於勞動人民身上，而勞動之貨幣改革，對勞動人民不僅絲毫無損，反之，勞動人民之實際工資，將因消費品價格之猛跌而大為增加。此項改革，將有助於勞動人民物質福利之增進，有助於貿易之發展與國民經濟之繁榮，並加強蘇聯與國家之力量。

## 文天杜

(一)

張大漢是保德孫家溝的一個佃農，今年五十四歲，細長的身子，穿着一身污穢的白衣服，黑黃的脸上點着汗污，皺紋顯得更多了。

他父親就給人攪了一輩子工，是個最忠厚不過的老實人，生了張大漢弟兄倆，因家裏窮苦沒吃的，大漢從十三歲上就開始做工，父子三個各自維持各自的一碗飯吃。

地主孫石鎖是他叔父，要叫張大漢和大人一樣地受霜，大人搗七十斤，他也得搗七十斤。

一次，天已黑的看不見路了，地主孫石鎖還要叫張大漢到地裏拾紅豆，十三歲的張大漢磨得哭霜揩一大背。

又一次，地主博斯察洞，往回歇石頭時，孫石鎖叫張大漢往車身上抬穀子，張大漢是十三四的小孩，怎能抬起一畝子石頭呢！就被地主孫石鎖按在石碾裏，手打足踢的打了一個，並說：「要你吃飯咧，還是做營生咧……」張大漢只得忍氣吞聲的跪下去。

務地張大漢是老行家，餵、種、紡、織無一不通，樹炭上張大漢也不次於別人，一年四季渡冬渡夏，漫明渡黑地受霜。

地主孫石鎖就想盡一切辦法捉弄他，每年下來不給算工錢，先是說小孩頂不上大人的苦，以後又欺騙張大漢，說是給他發個老婆，善良的張大漢一直給地主孫石鎖死了十幾年，吃的是地主家的殘湯剩飯，穿的是人家扶拐的那些有前沒後的衣服，整年不管刮風下雨地壟頭都給地主家受。

張大漢二十四歲的時候，地主孫石鎖爲了讓張大漢給他家死了二十兩銀子的用費，沒辦

受，給他間下個老婆，但張大漢給他家受了十幾年的苦，他只打個、擰長工去了。他帶尾兒是

六七年，仍然受着虧屈和虐待，一個

## 尹恆德

這是興縣一區二十里舖訴苦大會上僱工閻換的一段訴苦。

閻換給地主王老六搾油，共賺下三十六塊白洋的工資，當時王老六和一個破鞋每天吃鴿食、烙餅，或炒菜、喝酒，一看見閻換就說：「閻換心裏很感激，以為財主對他不錯，人家吃的口還要給咱嚼。」因此受起苦來也很有勁，但到臘月下工時，王老六說：「閻換，咱把你那個賬算一算吧。」閻換很奇怪的思想：「閻換很奇怪的想：『我有個什麼難呢？』王老六給他說：『王老六，你吃了我的糧食幾個月，烙餅幾口，……』」這道是王自己上了地主的當，地主給他嚼飯，原來是爲了剝削他。一年共賺了三十六元錢，一扣只剩下三元了，閻換氣狠狠的拿着三塊錢回家去了。

合肥城防

在石塘裏，手打足踢的打了一頓，並說做養生例：……一張大漢只得忍氣吞  
餉、種、秧、插無一不通，樹炭上張  
年初四季沒冬沒夏，漫明渡黑地受霜。  
的害，以後又欺騙大漢，說是給僑委  
一直給地主孫石鎮受了十幾年，吃的穿的是人家快抄的那些有前清後的衣服  
地頭給地主家受。

張大漢給他家受了十幾年的苦，他打短工、攪長工去了。他助帶尾又是六七年，仍然受着辱罵和毆打，一個月只賺上三四塊錢，剛夠養活自己，家裏要吃飯吃不上，穿不上，他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到處剝削人，窮人到處受壓迫。倒不如另起辦法，便又回來了下煤礦掙錢，維持生活。

七災八難的張大漢這時老要得病死了，自己便孤單一人，每日早起晚間，兩頭不見太陽地鑽在陰暗的煤礦裏，又是十來年。

(三)

新政權建立好幾年了，張大漢被村裏的債幹部壓得抬不起頭，和次貸很貧款，他沒有份，他不俱被人們遺棄了，孤伶伶的受罪，而且還被人一些人指為「二流子」哩！因此，問會他也不到，話也不和人說，成了一個偏僻的人了。

工作團剛到該村時，工人組大部在某些對幹部的壓迫下，話也不敢多說。

張大漢也是同樣地受着壓迫，頭一次開計東成份會時，某家還沒有動起來，村裏幹部就說張大漢是「流氓」，工作團的同志暫時受了這些人的蒙蔽，也就誤認為是「二流子」，因而沒有很好的去接近他，以後發現了這個問題，即解開幹部圈子，召開了工人組會議，解釋了土地政策，幫助最底層居的人澈底翻身，張大漢才慢慢地說出真心話。他說：「你們剛才不和我們接近，我們也就不敢和你們說話。」工作團的同志即刻向他承認了錯誤，接着張大漢又說：「就像今天開的這會簡直不睡覺，也敢說話；像以前開的那會，一句話不小心，就把大帽子給扣上了，誰還敢說話咧，所以以前我就不滿意開會，像今天這會，就每天在我家裏開也是願意。」

九月二十五日鬥爭地主大會上，張大漢站在常院把自己藏在心上二十幾年的冤屈都道了出來，激憤地向地主孫石鎮質問道：「你家的新黨詞是誰定的？誰定的？」你家的新黨詞是大牛牛和一大羣羊是那裏來的？你從幾十塊地實到一百四五十塊，你食到一百多在炕上，「衣來伸手，飯來口到」都是那裏來的錢？」問得地主孫石鎮無話可說，一連不是我們弟兄沒明渡黑的勞動下的嗎？」

現在張大漢分了三塊地，一眼窩地，他笑臉縫地說道：「如今真是咱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舊糧了，窮苦人到了翻身的時候了。」

（四）

刊

地

刊

地

刊

地

